

栗香三筆

粟香三筆卷三

江陰 金武祥 澁生

東坡疏語有云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

上年戶部議奏有云竊維治國莫要於理財理財云者理其本有之財非計其未有之財也理財之出順以導之而非強其入也經言生財大道生眾食寡爲疾用舒而已宋張士遜爲江西轉運使往辭王旦旦

曰朝廷權利至矣識者以爲真相臣之言蘇轍曰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我

朝累免天下錢糧雍正乾隆年間庫藏皆六七千萬當時未嘗無軍務也農不加賦商不加稅而國用足咸豐以來大捐開矣二十年間捐款且累千萬近年洋稅歲千餘萬兩釐金亦千餘萬兩較之雍正乾隆年間所入幾欲倍之而官俸兵餉及一切例支之款

無不減成支放乃部庫無一年之儲蓄各省支絀情形日甚一日可知非財之不豐實害財之事之未能盡去臣等羣相擬議方今理財之要有二一日得人一日核實果能力行此二端度之裕必操左券孟子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尤爲救時之要固不在更張搜括爲也

又云查近年各省歲入地丁實有二千一二百萬糧漕等折四百二三十萬耗羨二百八九十萬雜賦一

百六七十萬常稅二百一二十萬鹽課七百四五十
萬各項租息六七十萬釐金一千七八百萬洋稅一
千三四百萬每年帶徵續完各項二百七八十萬通
計各省近年實入各款約有八千萬兩云

丁雨生中丞云自來中外交涉不恃理而恃力我力
強於彼則理以有力而伸我力弱於彼則理以無力
而詘爲今日計舍安民察吏無以爲自強之本舍富
國強兵無以爲自強之用匪獨事所當然抑亦勢不

可緩也又云外人知力之不相讓則恟喝之術行土匪知勢之不相敵則頑梗之心自化其弭禍於無形者豈淺鮮哉

西人之教入中國者有天主耶穌二教天主教之興在東漢時始於羅馬卽今意大利亞漢書所謂大秦國唐太宗貞觀間詔立大秦寺代宗建中二年有大秦寺僧景淨撰景教流行中國碑此天主教入中國之濫觴西國如法蘭西澳地里西班牙葡萄牙比利

時皆崇奉之謂之洋教耶穌之教甫於前明時日耳曼國人路德創行英吉利普魯士瑞典荷蘭甸麥皆崇奉之謂之西教若天主耶穌教參雜者則如瑞士日耳曼列邦是也兩教在西國本相水火說者謂耶穌之教勸人遷善改過尙近於儒云

天主之教本於摩西摩西在有商之初惟事天神垂十誡以教世人七日安息禮拜實洋教所自出也洋教傳播西土大權歸洋教師號曰教王自耶穌西教

行斥洋教爲邪說諸國半歸西教而洋教教王之權始衰

天主耶穌二教外又有在中國盛行者爲回教唐初

阿刺伯

卽古條支國

人摩哈麥以佛教洋教爲非別創回

教惟禮拜與洋教同而禁食豬肉其教蔓延數萬里

西域稱摩哈麥爲派罕巴爾華言天使也唐高祖武

德四年逃難於麥地拿卽以是年爲元紀

今回教稱一千二百

幾十年卽本於此歐羅巴則以教祖生年爲元年故稱一千八百幾十年

當其盛時幾於

無敵後爲土耳其所敗稱屬國焉

回回之東來遠自唐末元史有回回軍明史哈密傳有回回種天山以南遂稱回部且分居遍於中土皆衍傳於派罕也若史所稱回鶻卽回紇本匈奴別部盡滅突厥而有之唐時助平安史之亂後散居西域種類甚繁元興遂悉屬蒙古臣民矣與回回敎實判然不同

近有人來自粵西出示法越戰事一卷敘至西撫放

潘中丞而止似身歷越南軍中者所紀載惟所敘滇
粵出師之後恐尙未詳確故僅錄法越前事於左以
備參考云

越南久列中國藩封全國形狹而長南北袤延七千
里東西最闊處不足二千里窄處止數百里東南兩
面盡濱大海東與中國瓊郡隔洋正對洋面千里而
遙西南萬山高巖與老撾高蠻兩國緊接爲鄰緬甸
尙在再西東北界連兩粵而粵西界連尤多西北毘

連滇南而商貨通流尤大通國舊分南北兩圻國都居中爲富春省卽漢之日南郡近都之北廣平廣治兩省爲左圻近都之南廣南廣義兩省爲右圻自河靜省以北一十六省皆爲北圻自平定以南十省皆爲南圻合計三十一省南圻原本瓜哇三佛齊滿加刺水真臘諸國故地爲越南所併疆土始長嘉慶間舊阮王起自南圻與新阮王爭國假南圻通商之法蘭西及西班牙兩國兵力以滅新阮當時許酬該二

國洋銀各二百萬圓得國後力止能付一半二國屢
討無償法國蓄謀吞越意不在區區酬金分布教士
入越徧傳天主教暗謀將越民盡變爲法民教士呼
爲靈牧誘越民亦得充之與越訂約凡越民充靈牧
者犯國法笞不加刑准以錢贖平民入教卽免役民
趨若鶩教黨旣盛越國諸多不便始禁民習教咸豐
間法約西班牙同咎越之殺害教民構兵數年同治
元年壬戌三國始立和約講解越南譯音於法蘭西

三字轉爲富浪沙西班牙三字轉爲衣坡儒割南圻之嘉定邊和定祥名爲外三省以畀法人西班牙之債項法人詭稱願代償訖其後西班牙仍間駛兵船入口追索前債法則一味狡賴至同治十二年法又藉端開兵衅法越兩國再換和約添割永隆安江河仙名爲內三省以畀法兩國平行法祇圖實利而不務虛名推越南爲大南國勒令背叛中國和約內首稱大富浪沙國明知大南國係操自主之權非有遵

服何國等詞其第二款大南國倘有匪梗并外國侵擾則大富浪沙國隨機幫助又願代爲勦絕海匪之擾掠所有需費自願代出并不索還等語第六款許以銷除舊欠法債一百萬圓不追第七款並擔承代還所欠衣坡儒舊債一百萬圓卽在新開各通商碼頭稅內除支費外每年將一半付與法國爲代償衣國之項第九款盡除禁習天主教之例第十一款開紅河通商之路下自甯平南定海陽等省上溯紅河

直通中國雲南界任由通商此其大端也同治十三年甲戌正月立約後隨照鈔和約條款文移中國總理衙門知照其時未留意彼約內暗伏越南背叛之語所以越南明係我之舊屬而今法人強辨以爲非是職此故也南圻六省旣割於法政令一從法出物產甚多重徵貨稅舖舍櫛比復抽地稅丁口日增又抽入稅賦繁餉足六省以嘉定最衝法人改名爲西貢中西往來輪船以西貢爲大埠日益繁盛南圻緊

隣金邊國越人呼爲高蠻粵商皆稱金邊本越南屬
國法人又誘之叛越詭云法國願爲之保護撥法兵
若干入其國分據要地每年責納兵餉如數雖暫非
有取盈而久後必肆吞併又老撾國亦與越犬牙相
錯粵商呼爲蛇鬼緣其民裸體似蛇有生蛇熟蛇之
別熟蛇知以裳蔽下體穴居者多其疆域倍於越南
惟食鹽必藉越之又安河靜等省越限制其鹽而法
以鹽餌之用熟蛇以來生蛇耐心玩弄亦期久後謀

其疆土金邊老撾皆產豆蔻肉桂犀角象牙等貴貨
法人賤販以獲利此南圻爲法所據之關係也至北
圻以東北諒山高平太原三省與廣西接界西北宣
光興化兩省與雲南接界此五省盡屬崇山峻嶺其
南之北甯山西河內海陽等省極目平陽就中以河
內省爲適中之地漢唐俱爲交趾郡明爲交州府安
南世建爲都僭稱東京自阮王遷都富春始改東京
爲河內省北圻最大之江名富良江又名洱江俗呼

紅河發源於雲南元江直隸州另支河出蠻浩埠合
流先經越之保勝直下後經興化山西河內興安南
定五省以達海紅河之北別有大河土呼新河因屢
代水災愈劇捨民田開爲新河上出太原經行北甯
距城尙有四五十里陸路其流分汊頗多南趨海陽
東向廣安皆可入海北甯之下另一小河由新河通
入紅河互相往來此水道之大要也滇南所產銅鐵
錫鴉片烟取道紅河出洋各項洋貨又取道紅河入

滇愈行愈熟已成通衢咸豐間有欽州人劉永福暨
黑旗糾眾爲官軍逼走出越越王招撫授以三宣副
提督之職轄宣光興化山西三省伊擇保勝設卡抽
稅國王力不能制聽其自行收稅養勇防守可免發
餉亦不聽調相安已久法人於同治甲戌和約既伏
紅河通商之條初未舉行迨光緒七年甫索踐前約
且言黑旗據保勝抽稅有礙通商必須驅除越王善
言緩之八年春法人稱和約內有匪梗代爲出資勦

匪之條黑旗在應勦之列不出越王允否尅日駛兵
輪入東京強勒河內總督讓故宮殿與彼屯兵該督
以未奉朝旨不從一面具疏請命一面集兵守城并
遣其按察使赴兵船緩師法人拘留卽於三月初二
日開砲攻城該督出示凡教民願附法者出城於是
出者二千餘人然內奸終未盡去奸細在北門內舉
火應之卽日城陷該督黃耀死之法旣陷河內復以
輪船走報越王尙稱未傷和誼請另簡新督赴河內

接任凡越之精明大吏法人皆謂不佳商使起用致
仕原任河內督臣陳廷肅往任越勉從之陳督年逾
七十抵任無權具官而已法乘夏間水漲將兵輪上
駛越王急使告以劉永福乃我武員既與我國和好
不應攻我之臣伊非匪也法答既屬爾臣盍調往他
省但不阻吾入滇之路又何致攻之越王陽爲降旨
調離而陰令勿移延至光緒九年二月法始攻陷南
定省夏間再陷海陽省其附近之廣安省甯平省無

不次第強佔時有 中朝吏部主事唐景崧奉命派
滇差遣路出保勝以忠義激勵劉永福三月朔日永
福遂興師出駐山西法人進逼劉軍逆戰于河內省
轄懷德府之紙橋地方四月十三日大敗法兵斬其
七畫兵頭里威利法國武職以袖口繡畫數分等差
七畫其貴官也死亡山積法大喪氣七月十三日再
戰於懷德府城下法又敗績殲斬無算十四日法決
堤水淹劉軍入夜水竟沒營兵立屋背賴土人競渡

龍舟數隻徹夜往復渡救遂退屯丹鳳縣該處紅河最大逕其東北又有喝江較窄繞其西獨南面留陸路一綫可通他處劉軍與法水陸相持八月初一至初三日苦戰三晝夜劉之先鋒黃守忠屹立不退奮勇鏖戰法兵片甲不回法人經此四月七月八月三次痛懲心寒氣阻設劉軍得別軍相助乘銳進搗河內等省有可收復之機乃孤軍無援兵機頓鈍亦越之劫運使然也法因紅河被遏遂駛兵輪逕攻越都

七月十五日攻奪順化河岸礮臺適越王阮福時已於六月十五日病卒有養子三人長先立臣民廢之推立故王之弟朗國公福昇爲法人迫脅換立和約七月二十三日立新約二十七條大要越國權利盡歸於法十月福昇飲鴆自盡臣民復立故王福時次子福賡年甫十二歲擁虛器而已

又云西撫徐小山中丞十一月初二日再出關駐諒山接巡撫印任事鞠躬盡瘁竭力運籌委任兩統領

黃提督桂蘭趙道沃黃趙初不睦爲之調和使結爲昆弟以期共濟云

又云粵西防營餉例名爲鎮柳營制每勇月餉二兩四錢糧米在內須在前敵始能發足設派在諒山以北止按七成發給一兩六錢八分云

光緒八年李燕伯刺史以澳門葡萄牙情形上書當道云竊以歐羅巴之通商於粵也始於前明而國則自葡萄牙始地則自澳門始明史稱澳爲濠鏡葡夷

居澳自稱大西洋其國在大西洋西班牙之西地形
狹長縱僅千數百里橫僅數百里所產亦僅寶石水
晶鹽磁之屬嘉慶間幾爲法夷所滅今亦不列和議
無貨通商無官領事其國積來弱小然其人精算術
善以儀器測日出入星躔度數遠近因知水陸方向
所在明初其國主遣善操舟者駕巨舶由亞非利加
抵五印度復轉而偏厯東南洋島國所至輒立埔頭
爲識前明隆慶初始抵香山縣澳門疆臣林富爲之

奏請予隙地蓋洋樓歲納租銀五百兩自是英法諸
夷相繼通商於粵皆倚澳夷爲東道主則明臣林富
其首罪乎後葡夷東南洋所立埔頭悉爲英法所奪
據僅恃澳門一區藉各國通商之利以爲利其不爲
英法所據者實我庇蔭之恩使地屬外島早非葡夷
有矣迨英夷得地香港以澳門海有橫沙巨船往來
非潮不便凡外夷通商之船遂棄澳門聚香港澳門
因而塵市蕭條其土著由明至今歷四百年已與華

人無異特其衣冠未改耳於其國無田園室家之戀
欲歸未能於澳無農工商賈之業其貧殊甚卽其國
遣官駐此無利可圖亦欲棄澳歸去林文忠公督粵
曾請以高廉道駐澳門果如其請直可以改土歸流
治之後閩姓內禁而閩姓遂移於澳門澳夷歲納其
規數十萬奸民嗜利舉凡觸網犯禁之事見移之澳
而官遂無如何也於是咸恃澳爲逋逃藪日輕官而
敢於藐法舉凡奸淫邪盜之事悉萃於澳澳夷悉倚

以爲利歲收攤規白鴿票規又十數萬其他販私土
私鹽私硝私礦火藥洋鎗者各納其規合之又三數
十萬澳門縱橫不及二十里致澳夷歲收百萬之利
積年計之其蠹我粵省民財非少矣而又因我之利
厚我之毒于是添設水師理事等官添置水陸綠衣
等兵同治十一年則令我釐廠由拱北灣而移馬留
洲矣光緒二年又從媽閣而自分洋界矣近且包庇
奸民走私或該夷自行走私漏我釐稅不容過問矣

修砲台置兵船實有夜郎自大之勢則閩姓之利啟之也是知中外交涉之地舉凡我所欲禁而不能必外夷之不相梗者不若姑徐徐而陰弭之毋使奸民鋌而走險毋使外夷因而得間 國體所關民心所係是又不徒閩姓一事澳門一處宜然矣近者犯法凶人著名巨盜悉藏於澳分夥四出仇殺劫掠卽得主名官吏不能過問夫澳門爲我腹地竟成一顯與王法背戾之區不惟爲 國體所難容聞亦爲英法

所竊議謂葡人以弱小之國租中國彈丸之地藏垢納汙無賴至此實爲萬國公法所鄙而中國容忍若是其不欲輕啟外釁可知英法有鑒乎此是以時有違約之請此其隱係全局尤非小也其顯然可指者近患有四遠患有四而不必深慮者亦有四澳夷容納奸民因而盜賊日多要犯難獲患一包庇私鹽私土漏我正供患二賣硝磺火藥洋鎗等物助賊橫行患三今日一照會明日一照會非爭洋界卽庇奸民

撓我政令患四此近患之小者粵省民氣不靖爲盜者多設有不軌之徒起事澳門嘯聚則官不及防潰出則爲害滋大洪逆其前鑒也積久生奸勢所必至此遠患之一可危也外夷覬覦內地實非一國皆有得尺則尺得寸則寸之望設澳夷聯絡他國聲援他國憑藉澳門居址屯重兵謀地界尋事要我澳門本屬腹地因而漸近卧榻由前山至香山皆可竟逼省城將虎門幾同虛守近如省城新磯沙面英夷尙欲

爭據況澳可爲香港之犄角乎此外夷之陰志也近
或數年遠或十數年勢必至此遠患之二可危也澳
夷惡我稅關釐廠彼雖庇私終未全遂所欲往年令
我移廠馬留洲且又自定洋界近復擅拘海關胥役
又復留我緝私武弁隨事尋釁不肯稍已是緝私嚴
則必有決裂驟難收拾之事不嚴而澳門近接香港
香港洋藥直可全從澳門走私將新香六廠百餘萬
稅釐澳夷悉可據爲走私之利於餉項大有關礙遠

患之可危三也各國初來言語不通道路不熟英夷曩日敢近畿輔竇澳夷爲奸導之而且每歲租銀今已不納恐過此以往並租之名而亦失之澳夷且據爲固有歲收百萬之利積富生強恐於英法俄日之外添我一憂遠患之可危四也而所謂不必深慮者澳門僅此葡夷他國別無族類男婦丁口約四千人現所練兵約水師二百陸師八九百人兵分三起自其國募來者約三百人募之土著者又約三百人其

他皆募華人當之然皆貧無所事之徒藉以爲主非有羨於該夷之高爵厚祿而甘爲之用也又非如英法口糧較多而得其死心也此兵之不足慮也其闡姓攤館等人逐腥附羶爲利而來初則聚若蠅蟻本非常業亦可散若鳥獸無源之利豈能久恃澳夷失此一錢難籌此餉之不足慮也澳無倉儲僅恃渡船濟其薪米扼之口隘暫禁往來卽成餓殍此糧之不足慮也方今各國通商悉有和約惟葡不與由其弱

小本甚近聞澳夷兵頭欲入京師乞同英法一體立和約立領事雖不至竟如所請而其狡獪宜防是卽聲罪致討令其還我租界拆其洋樓驅其族類該國主僅足自存斷不能集三五萬兵籌百數萬餉從數萬里外來與我爭此彈丸無益之地不特澳夷爲然卽通商各國富民多半來華貿易蓄資財擁妻子蓋洋樓造花園大有聚國族斯之意惟恐一國失和肇起兵端將各國生意皆爲之累此又各國之情勢也

是卽葡夷國本富強力與我爭兵端一結自有他國
居間於中仍歸和好況葡夷萬萬不能至此乎查各
國情勢不殺洋人不拆洋樓第據理與爭必不至遽
開兵釁此又不必慮者四也今雖不爲己甚第恐如
草萌芽初根不拔滋蔓難圖我朝定臺灣征金川
平回部邊患之弭皆賴列聖剛斷之明道光以來
通商之害在外夷則以嘗試得機在我則以優容致
悞事非旦夕言者歛歔星火燎原深用爲懼自後如

澳夷有爭界庇私之事顯斥其非濟之以恩威曉之
以利害詰之以去留令其如咸豐以前歲納租銀恪
守前範即使不肯盡從而於約束之中予以包容之
路不合擅分洋界不准窩容賊犯在我緝私任我捕
盜其他姑不深求徐以禁其將來眼前仍不絕其生
計情理兼至彼復何說在該夷主客相形強弱異勢
眾寡殊情思我曩日庇蔭之恩惕我今日赫然之怒
當必知難而止因是帖然不惟內地奸民失所依恃

能知畏法卽英法諸夷聞之知我舉動莫測亦足以
泯覬覦而肅國體某往來澳島隨事體驗知其隱
患何忍久默惟垂察焉

翁二銘相國心存有甲寅都門雜感八首第一首云
八陘蒼莽拱神京秋日登高百感生曉市錢刀喧九
陌宵燈礎杵動重城龍驤未撤長蘆戍虎旅先歸細
柳營差喜郊原禾稼熟但銷金甲卽承平第五首云
巴陵邨閣起風雷擊楫中流氣象開不信儒生能報

國竟邀大將共登臺
三千金翅橫江下
五百瑯戈拓壁來
陶侃勳名溫嶠節
揀時須仗出羣才
第七首云
佛狸祠下草青青
亂後蕪城灌莽腥
一片江山付啼鴉
萬家燈火化流螢
蟲沙影射中天月
牛斗芒寒上將星
三十六陂秋色滿
垂楊終古不堪聽
第八首云
姑孰長鯨尙怒蟠
石頭城外陣雲寒
孤軍轉戰三年苦
隻手橫搢半壁難
東去濤聲吞鐵甕
西來山勢走銅官
連烽極目盤龍浦
海上秋風路渺漫

庚申年都門壽佛寺有無名氏題壁十六首第一首
云莽莽中原起劫灰臨風愁上舊金臺鴟張壓境危
如卵烏合圍兵禍已胎未見狄青紆戰畧但聞魏絳
是奇才封侯豈係書生事手撫龍泉日幾回第二首
云家國瘡痍未忍論盱衡往事暗聲吞宵飛野馬青
燐聚晝見天狼白日昏三窟狡謀空有地九重欲訴
已無門客愁深似蘆溝水不特鄉關繞夢魂第十三
首云河山大局費支持中外機謀未許知薊北千家

愁客戍江南十載老王師兵甘作賊民真苦虜解沽
名勢更危百里巖疆刁斗警鐘聞長樂竟何時第十
六首云倥傯戎機亂似麻烟塵滾滾逼京華未枯心
血留詩草無用浮名愧榜花投筆氣雄班定遠上書
淚盡賈長沙腐儒何解匡時略但有危言報國家
他如仗節已無蘇屬國靴刀誰似李臨淮雙闕騎過
流象淚九門塵起雜羊羶九府泉刀輸易盡一關人
鬼界難分縱敵可能降孟獲犒師猶賴有弦高道旁

東坡三集 卷三 三
築室誰無誤紙上談兵我亦能底事見危爭解組辜
恩多是受恩身雅量還推諸執事分明唾面自容乾
青史一編殷鑒在誤人家國是模稜悲憤填膺遂覺
語無含蓄矣

秦文伯太守由梧州回任桂林秋間寄惠詩篇並題
貞孝詩一首復以秋夕感懷八首見示第二一首云風
吹萬木響蕭蕭秋滿乾坤氣寂寥銅柱罕逢今馬援
玉關幾見古班超壯心深隱空山豹奇氣高盤絕塞

雕一種蒼茫家國感坐看星斗煥中宵第四首云自
攜琴鶴別長安東岱南衡眼倦看民氣弗馴爲吏苦
軍儲易罄足兵難頗愁黨禍成牛李重望邊才起范
韓不上將壇喧畫角短篷只合老漁竿又末章有句
云草堂杜甫猶憂國菊徑陶潛早笑人其心事亦昭
然若揭矣

初筆載表弟繆幼丞祐孫詩誌離索之感壬午幼丞
捷北闈仍橐筆遊吳門復移家維揚今春寄余書並

附絕句二首云蜃氣鮫人侈南海瓠葉杏花空北征
知君勝概吟不盡笑我襜褕猶平生不親吏部曹中
版竊號散人聊自娛便欲遠乞枕椰杖挂到胥山看
太湖亦見其跌宕猶昔矣

余姑母適繆氏守貞三十三年終以殉孝 嚴君撰
事畧同人復爲松筠閣貞孝徵詩啟云蓋聞柏舟誓
義之死靡他漆室榮居與齊不改哀伊人之洵淑歎
實命之不猶此懷清所以築臺望夫所以化石也然

必百年伉儷已諧琴瑟之歡老年華始抱藁礎之
痛從未有天桃纔賦吉禮未成集蓼遽悲凶音猝至
而能心堅金石節勵冰霜如江陰金氏女松筠閣貞
孝事者其情尤可悲其人乃不朽矣女曾祖諱鑑雍
正乙卯科舉人舉博學鴻詞歷官刑部雲南清吏司
主事祖諱捧閭歲貢生父諱諤嘉慶己卯科舉人蒙
城縣訓導揀選知縣女幼讀儒書長嫻姆訓代操家
政能得親權同邑繆君宗慶英年嗜學綺歲能文爰

因中表之親遂訂婚姻之約是稱快壻宜有良緣何
意劬書竟成痼疾一夕女忽夢壻衣冠登堂亟思引
避懼然驚寤知爲不祥泣以告母母聞亦口塞神沮
蓋是夜同感噩夢也未幾而訃果至嗟乎精誠所感
魂夢斯通白玉樓成遽促飛虬之駕黃金釵折忍聽
寡鵠之歌於是痛欲自裁誓不可轉刻日適繆爲位
成制盡哀家中則父母俱存堂上則尊章無恙填環
肖撤學嬰兒事親箕帚晨興以婦職代子旣嗣其夫

兄伯英之次子光佐以奉夫祀采蘋尸祭筐筥吉蠲
晝菽課兒篝燈組織庶克延夫炊種冀勿墜夫書香
乃娶婦逾年生一女而遽卒復立孫爲嗣未半載而
又殤命竟何如天乎已酷斯時也舅姑旣沒門戶無
依乃奉母命攜婦及孫女歸母家女之志原不難相
從於九京而女之身轉不忍遽歸於一死者一則以
夫家宗祏尙求一綫之延一則以晚景庭闈懼益雙
親之痛也已而宗慶之兄承慶更名步瀛者以甲午

舉人官浙江知縣生一子曰光錫遂更議以光錫兼
祧女始喜且感蓋鵲鴿在原無傷乎同氣螟蛉有子
不異於所生也既更亂離備涉艱險江湖避地烽火
連天文乃依戀晨昏侍奉湯藥迨父母相繼辭世而
女亦遂以身殉蓋女之死距母之逝纔月餘耳嗚呼
孝矣女以同治二年癸亥十一月二十二日卒年五
十有六守貞者三十有三年

旌表如例嗚呼白璧無瑕扉上之粉書霜耀彤管有

煒門前之綽楔風高宜有詠歌以彰節烈伏願中外
鉅公文貞學士大舒煙墨各振琳瑯庶幾寶婺潛輝
得奎光而長耀旃檀奇馥因風力而遠揚

金壇馮夢華孝廉煦作誄云夫貞弦旣折空傳別鶴
之音孝水將枯誰諡義烏之號厲共姜之抗節詩賡
柏舟齊曹娥之遺烈碑題齋曰凡茲獨行得一已難
繫僕所聞實兼二美江陰金氏女柔嘉維則溫惠宅
中辨文姬之四絃秉大家之七誠孝乎惟孝浣淪滌

男在二第 卷三 三
翬知之爲知量鹽簡米六嫺承矩三御觀型字中表
繆宗慶託何劉世親締潘楊舊戚方謂玉鏡旣下騰
阿奴之誚寶釵更耀覲君子之光而宗慶宿疾不斟
徂年易盡雀藏覆斗知思話之將亡鵬上承塵兆賈
生之早逝女善心爲窈冥契斯符他生未卜銜精衛
之寃問夜何其感趾離之夢乃歸繆爲之服並乞兄
公子光佐後之遺挂在壁如答樊英之拜奠觴在几
彌茹令嫺之痛閩史告哀里老歸美而且丙舍宅憂

米不納者一溢午夜侍疾帶不緩者數旬旣撫藐孤
爲砥樸學斷蔥之義閑于陸生畫荻之教劬于歐母
光佐旣長爲取于王甫生女而光佐夭復立一孫不
半載又殤叢蘭屢摧苦荼並捋謂天蓋高豈云聽下
謂地蓋厚詎可埋憂悒其傷已兼祧光錫終應有後
支離婉篤依母以居中遘屯難幾蹈虎尾黃巾萬騎
竟入鄭公之鄉赤燖一怒且燔天隨之屋乃夜走彭
衙晨隱同谷或嘗半圭之藥或乞一勺之漿身罹百

憂卒濟其母母沒逾月身亦殉之嗚呼孝矣或者曰
女而不婦疑于過中則采薇之士當自快于一飽空
桑之子將無與于生我蔑彝斃化斯言是也況女生
而爲貞死而爲孝女牀戢並命之鳥折翼終凋堂背
樹忘憂之諛抽心易瘁尤宙合所罕窺未可以目論
也宗印遺則乃爲之誄其辭曰

蓉城陰陰節義世雄馨烈所扇篤生女宗淵識生稟
令儀夙鍾左宮右徵其來讎讎世戚相承繆氏實字

吉徵未符殊質先脆長吉嘔心相如病肺玉樹長埋
珠胎易碎異室同穴宵夢要之慘慘青廬披披素衣
諸姑伯姊百喙不移影堂再拜觀者涕淚上承哀姑
下軫弱息菽水不夷以搔以抑篝燈夜課紡甌朝織
所天鑿之之死靡忒鬼伯不仁厥後再殤彼蒼者天
何辜而殃亡則不祀存則不臧旁皇一室焉知存亡
曰歸曰歸我父我母願我復我百歲相守柵內景高
閭左歸厚惟貞與孝庶幾無負嗚呼哀哉運厄陽九

蹀躞兵間胡飢采柮胡寒漚營母獲休止女罹阻艱
竄身海上孤雲不還嗚呼哀哉母生亦生母死亦死
邈焉此身曾不一視薄者以敦姣者以理敢表素旂
用光彤史

貞孝徵詩今已盈帙昔先大父有詠松筠閣守貞
詩十餘首全稿燬於兵火僅記第一首云淒風苦雨
冷江潭黃鵠聲高聽不堪萬古傷心百年事是誰教
汝一身擔

家君敘貞孝事畧篇首云女子之節守貞難殉孝尤難二者得一已稱完人況兼之耶嗚呼如松筠閣伯姊之所遭皆人世大不幸之事而卒之孤行其志百折不回至於死而後已子紀其事實泣然不知涕泗之橫流也中敘守貞後歸甯云家人莫不悲愴淚涔涔下而姊則坦然曰人生在世遇所當爲者尙勉爲之況名節攸關雖赴湯蹈火所不敢辭女體親心親成女志又何悲 先大母因名其閣曰松筠閣又後

幅云咸豐庚申常州淪陷姊因依戀庭闈不忍偕繆氏妯娌遠赴山左雖烽火連天艱危險阻一心以父母爲念實寫得貞孝心事出

甲申閏五月周昉叔都轉解組將寓居蘇州瀕行賦留別詩四律書橫幅見贈跋云光緒壬午星譽典鹺東粵聞淮生道兄豪於詩政暇索所作古近體讀之不覺心折以同官之雅時時過從訂文字交焉閱兩載甲申罷官北歸淮生索書舊稿率占七律四章留

別卽求郢政倚裝走筆拉雜書寫不足爲外人道也
詩云一舸鷗夷載酒行五湖烟月寄浮生楊枝駱馬
猶多累蒹葭鱸魚亦假名抗疏不聞成翊世論兵特
薦李元平人材令僕需公等老我東岡事耦耕設醴
何曾早見幾三休初息漢陰機偶商國是空拊枕每
戀君恩忍拂衣廉吏去應知陸績要官思久熟王
晞生平冷笑陳承祚便有中人也合歸問到葫蘆費
揣摩載來薏苡謗書訛懷甌便擊風斯下墮甌能完

倖已多一網竟成名士禍八關別署黨人科詆蘇排
馬家風在笑罵紛紛奈汝何蠻徼弓衣萬口傳凌雲
彩筆氣翩翩奪標躍馬詩堪將拄笏驂鸞更是仙麟
閣助高誰解賞烏臺案枉客能箋從來瘼犬憎蘭佩
莫炫孤芳乞眾憐

酌叔都轉詞林老宿海內推服無異詞其所著多不
存稿東漚詞一卷季弟季貺太守刊於閩中哲昆悚
人直刺尚錄存日記數卷其古近體詩已散佚去歲

出示者祇在粵西數十首而已其中五律較多皆沈
鬱蒼老直追盛唐許涑文觀察招飲卽席述懷四首
云高會天涯少飛揚不可無諸公盡臺省一醉且江
湖越酒連船到江魚出網麤花前老兄弟痛飲慰羈
孤白髮明燈下相看一倍親論文仍意氣感舊各風
塵魚麥江鄉夢鶯花帝里春宦游何日遂同是未歸
人二紀炎荒地何年見太平一官頻轉徙羣盜復縱
橫遼海艱通漕秦關苦用兵向來憂國意寂寞負平

生虎口全家出驚心淚尙吞歲餘勞戰伐意外得生
存飄泊知何極艱虞不可論今宵尊酒畔應有未招
魂柳州晤張琴浦太守話舊誌感云兒戲趨庭日重
談涕淚餘一官承素業廿載痛遺孤潦落丁家難悽
涼守父書蠻雲尊酒畔把袂一長吁羈宦同天末蹉
跎感二毛亂離同輩盡哀樂此生勞臥閣從吾嬾蹇
帷愧爾豪飛騰終有日一爲念蓬蒿陳寶珊觀察左
遷甯夏郡丞索詩贈別四首云聞說松州道秋深尙

鼓鑿客心將宿雁送汝固原西榆葉關雲重桃花積
雪迷隴梅無便寄南望迴含悽蘭雨真孃墓梨雲短
簿祠蠻箏清夜曲團扇冶春詞倚玉王郎儁量珠石
尉癡勝遊能幾日憔悴鬢成絲謂咸豐初同
客吳門時事太原三
載別薄宦竟何如俸厚全分客官閒更著書風花晉
祠晚烟樹薊門疎老我東華路勞勞感索居馬背一
尊酒屬君何限情途窮爭氣節亂劇出功名射虎邊
風暗呼鷹隴月晴毋將遷謫意寥落負生平

七古僅錄一首辛未仲春之官左江劉湘芸觀察以
佳硯贈行賦此誌謝並留別云中巖水坑世尠構片
石之價同璠璣鯁生家貧抱硯癖愛莫能致空踟躕
淥洮黃欸材最下聊與筆墨供菑畚隨身兩硯三十
載揮霍虵蚓箋蟲魚中江先生有嘉贈入手異采蒸
蟾蜍金堅玉潤文理緇映水豔奪青芙蓉芸櫛檀積
親什襲恐露寶氣驚鄰閭摩挲三復猶未已坐令百
感生歛歔溯從通籍官禁近歲歲倬直承明廬院中

草制粲珠璧殿前奏賦鏘瓊琚石渠金鑰清切地三
披秘籙陳丹除惠文柱下屢上事 聖恩往往容狂
疎萬言伏闕持大計意氣已懾狼居胥閉門休沐謝
徵逐矻矻丹素勤三餘惜哉此硯不在側第假鉛槧
資佃漁竭來乞外領邕管涉厯嶺海疲舟車山重風
險聚猺獞箐深雨濕巢虵蛆雞占蠹飯多異習瘴癘
所觸生疔疽宦游得此吁可怕況復積寇煩擒鋤曉
衙踞案署吏牘夜帳磨盾行軍書更看細字寫手版

眼花腕弱看成豬投荒萬里鬚髯改觚棱回首空愁
余可憐此硯獨不幸依人落魄蠻鄉居知公輟贈有
深意歲寒石友長相於牂牁春漲勾漏碧放棹正及
桃花初期茲報 國各努力肯爲離別輕霑裾高歌
揮手攜硯去一杯相屬當軒渠

余近年常捧檄赴各郡邑復兩赴嶺右往返或月餘
或數月舟車無事輒得詩盈帙常以就正於昉叔都
轉每卷均有題識類記于此以誌一時雅誼云

是編門徑最正工夫最純律細格高無體不備蓋滄
生方上晞唐宋下躋元明涵泳百家獨開生面譬猶
千狐之腋千雞之蹠采真瀝液奄有眾長斯巧匠之
伎神而良工之心苦矣合各體論之則近體駕古體
之上七古駕五古之上淮生詩稿所存古體每較近
體爲少而近體中則七言律絕尤擅勝場請與知詩
者共證之

自上海浮海至廣州七古評云以健筆寫奇景宜其

豪邁絕倫能加以沈雄更足推倒一世僕校勘淮生詩稿吹毛求疵不遺餘力人厭其刻而淮生益復欲然質之解人當有相視而笑者

淮生最工七絕僕每得一篇輒愛不忍釋於國初諸老中極似漁洋迦陵非斤斤於貌似而已當茶熟香溫之際微吟數過令人之意也消

此卷大抵皆酬應之作較之佗卷似覺減色可見詩文一道要在自紆懷抱著不得一點矯揉至於次韻

和詩屢疊不已是于酬應之外又加一番苦趣矣前輩名家多不喜次韻且於酬應諸作都不存稿有以哉

是編大都于役嶺海卽事拈題令讀者如置身瘴鄉蠻落中景物之殊風俗之僻得此妙筆以傳神寫貌如禹鼎之鑄温犀之照可謂極文章之能事矣所作較澁生諸稿別具面目昔人論太白入蜀東坡過嶺詩境一變澁生胸次殆無奇不有吾不能測其所至

也

寫景詩於東坡放翁外別開一徑可云無窮出清新
矣然非踰嶺南游那得如許奇構耶

淮生擅吏才郡邑有事大府輒檄君詣勘以故嶺東
西足跡殆遍卽事寫景之作隨地成編奇麗清新目
不給賞僕宦邕管亦多此體往往皆憂思悽苦之音
每一披吟足覘君福澤之厚矣

以上數條皆題於各卷之首每篇肩批計百數十條

齒示鍼砭過蒙獎借因緣文字展卷難忘知已勝於
感恩其是之謂乎

癸未十月十七日劉子謙司馬招同人祝放翁生日
余倚金縷曲成詞云嶺外春回早夢醒時梅花一樹
朗吟而笑笑取清尊花下祝仕隱如翁都妙喜文字
長官同調巾屨蕭然頽放甚太平庵尙說歸來好全
晚節鏡湖老樓船鐵馬紛紛擾想當年滿腔忠憤
怒馬如擣今日何堪談往事也自悲歌長嘯且把酒

同開懷抱八十五年詩萬首古鬚眉團扇猶留稿看
皓月一輪皎昀叔都轉評云字字切合語語超妙下
闕傷今弔古擊碎唾壺上闕自寫胸臆寄慨獨深字
宙茫茫不識誰爲范石湖也

粟香三筆卷四

江陰 金武祥 漣生

桐城張文端公晚自號圃翁有恆產瑣言云天下之物有新則必有故屋久而頽衣久而敝臧獲牛馬服役久而老且死當其重價以購越十年而其物非故矣再越十年而化爲烏有矣獨田之爲物雖百年千年而常新卽或農力不勤土敝產薄一經糞溉則新矣卽或荒蕪草毛一經墾闢則新矣多興陟池則枯

者可以使之潤勤薶茶蓼則瘠者可以使之肥

沈啟南詠田字口號云昔日田爲富字足今日田爲累字頭拖下腳來成甲首伸出頭來不自由田安心上長思想田在胸中慮不休當初只望田爲福誰料田多疊疊愁此當時錢糧之案爲受累者言之也

昔有侵人宅地者楊珍作詩諷之曰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還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衰草正離離又有顯官在京致書鄰翁欲其讓牆址以成方

圓翁書一詩於紙尾曰千里修書只爲牆讓他幾尺
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又楊翥
詠侵地界詩云餘地無多莫較量一條分作兩家牆
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些兒也不妨

張文和公田園雜興六言詩云不識風塵勞擾但知
雲水盤桓買畚偶來城市祀神一著衣冠小橋流水
村近疏柳長堤路斜車馬不聞叩戶雞豚自識還家
烟深茅屋雲白雨過菱塘水深今歲秧田大熟稻苗

高過行人竹屋正臨流水槿籬曲繞間亭此是吾廬
本色被人偷作丹青作苦最憐田婦布衣椎髻無華
鮓餉並攜稚子采桑不摘閒花公畢生富貴而詩之
清曠如此

費補之梁溪漫志云司馬溫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
史萬餘卷而公晨夕所常閱者雖累數十年皆新若
手未觸者嘗謂其子公休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
耳然當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間視天氣晴

明日卽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曝其腦所
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於啟卷必先視几案潔淨
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卽承以方版未
嘗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漬及亦慮觸動其腦每至看
竟一版卽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沿而覆以次指面撚
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
起甚非吾意今浮屠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
反不如乎當宜誌之

昔人云凡作詩須平居收拾詩才以備用王楙野客叢書云石林凡看文字采兩字以上對句舉子用作賦入仕用作四六顯達用作制誥此與收拾詩材同一用意

葉夢得避暑錄話云晏元獻平居書簡及公家文牒未嘗棄一紙皆積以傳書雖封皮亦十百爲沓以鐵界尺鎮按上每讀得一故事則書以一封皮後批門類蓋今類要也古人之勤學惜物如此

書目答問云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由經學入史學者其史學可信由經學史學入理學者其理學可信由經學史學兼詞章者其詞章有用以經學史學兼經濟者其經濟成就遠大

又有勸刻書說云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業學問不足過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書一法但刻書必須不惜重費延聘通人甄擇秘籍詳校精雕刻書不擇佳惡書佳而不讐校猶糜費也其書終古不廢則刻書之人終

古不泯如歛之鮑吳之黃南海之伍金山之錢可決
其五百年中必不泯滅豈不勝于自著書自刻集者
乎且刻書者傳先哲之精蘊啟後學之困蒙亦利濟
之先務積善之雅談也

書板之多以江西廣東兩省爲最江西刻工在金谿
縣之許灣廣東刻工在順德縣之馬岡均以書版多
者爲富嫁女常以書版爲奩資惟字每草率訛誤以
錢版半用女工耳

堂姊丈鄒雋之大令調權蕪湖以太平縣仙源書院
書目十二卷寄示有邑人孫玉塘壁文跋云邑僻萬
山中舊時藏書家悉付兵燹老儒宿學又多謀食四
方雖有後來之秀無典籍以拓見聞而欲成偉器難
矣邑侯鄒君雋之蒞吾邑也開文社興蠶桑脩橋
梁建祠宇凡可以利士民者無不竭心力以圖之廣
文馬君素臣皖江名儒出所學以澤吾邑亦既多所
成就乃復相與捐重貲出祕籍以濟單寒可謂賢矣

云云蓋雋之令太平時首以藏書數十種送置書院
馬廣文繼之士民亦爭以書饋至刊續書目時已得
二萬七千三百五十三卷首列掌書借書章程編立
目錄加以注語並載何人購送用意良厚立法尤善
亦彼都人士之幸也馬君名徵雲懷甯人

吾鄉舊時收藏之富以陳隱君寄舫式金適園中爲

最嘗取宋元以來名畫屬同鄉張萃山喬刻石分四

十幅纖微畢肖爲世所稱粵匪亂後隱君之子燮卿

孝廉出示家藏名蹟僅存其半而刻石亦祇贖二十餘幅且殘缺不完今年家臚青太守由長洲寄贈重刻本云得原刻四十幅重摹上石花卉翎毛不失眞面臚青令吾邑愛此而重刻之嗣令崑山刻徐健菴司寇憺園集三十六卷亦見其政事之餘篤好風雅矣

宋清明上河圖學士張擇端繪張字正道東武人與蕭熙劉松年同時因孝宣追思北朝遂作此圖進呈

其後臨本最多真蹟向藏王弇州家嚴世蕃聞而索之以贖本獻遂興大獄余家藏此卷有句曲外史張雨跋云學士張擇端字正道東武人也幼穎悟善屬文長仕遊都下尤精繪事孝宣追思北朝遂作茲進呈緝熙殿名曰清明上河圖迺時俗所謂祭掃云者然圖高僅盈尺橫乏三尋從皇宮梵宇以及閭閻旅肆城郭闐闐以至田野村庄自遠而近由畧而詳山則有崇嵐峻嶺坡谷陵隰之別水則具洪濤激湍溝

瀆行潦之分苑榭亭臺脩篁植卉堤涯橋路園柳培
桃平陸蹄輪載道中流帆鷁橫汀馭馬策驢舉棹擊
槳曲盡往來之勢備陳去住之情士農工賈三教九
流自貴顯及臧獲與男女老少或行止坐卧或負戴
奔馳或授受問答或鬪閔博戲蓋日出而作者鮮有
不得其情兼乎禽獸駝鹿牛羊鶴鴛犬猴之類珍玩
食味貨財書畫之流自目之所覩耳之所聞日用事
物之動靜狂默殊形異狀皆妍媸畢集毫髮無遺使

余展卷一閱恍然若入汴京置身於流水游龍之間
第少香塵撲面耳想張公執毛錐開素帛之時晝作
夜思鏤心振膽直於造化爭雕鐫卽復起二李三王
于斯際吾知其徒噴舌而無所措手足矣投以和隋
之珍不忍與易也千載之下令人豈無遐思翫者宜
什襲焉免被鮫人所竊

又長沙李東陽題七古云宋家汴都全盛時四方玉
帛梯航隨清明上河俗所向傾城士女兒童攜城中

萬瓦暈費起百貨千商集成蟻花棚柳步圍春風霧
閣雲窗散朝綺芳原細草飛離塵馳者若殿行若雲
虹橋影落浪花裡拔舵持篙似有聲笙歌在樓遊在
野亦有驅牛種田者眼中苦樂各有情縱使丹青未
嘗寫翰林畫史張擇端研朱吮墨鏤心肝細窮毫髮
夥千萬直與造化爭雕鑿圖成進入緝熙殿御筆親
提標卷面天津一夜杜鵑啼倏忽春光幾回變湖風
捲地天雨沙此圖此景復誰家家藏私室屢易主贏

得春風後代誇姓名不入宣和譜翰墨流傳藉吾祖
乾坤俯仰意不極世事榮枯無代無

薑露庵雜記云譜牒之法由始祖順數而下行文亦
可由本身逆數而上或謂無此例子證以韓文石君
墓志韋公墓志皆不服又翻晉書賀循傳論毀廟一
節示之乃服

賀循傳云七廟之義出於王氏從禰以上至於高祖
親廟四世高祖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爲

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茶香室叢鈔云此則高祖之
父爲五世高祖之祖爲六世蓋數從禰起非從己身
逆數而上也今人以高祖之父爲六世祖非是
俗以高祖之父
爲高高祖尤謬
余初
筆載

茶香室叢鈔云今俗無子而以兄弟之子爲後曰過
房朱子言行錄前集王沂公事第七條云曾無子欲
令弟子過房是宋時已有過房之語

錢塘汪抒懷師韓韓門綴學云江南望族有聘妻因

病辭婚別娶士族女其後聘妻病愈復來歸兩婦皆生子至其家脩譜時前娶之子謂其母出土族又先娶以後娶者爲繼室後娶之子謂其母聘在前乃元配以前娶者爲側室或以問余余按古之繼室有二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注云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此繼室卽元妃之娣姪始娶元妃時之媵也昭公二年晉平公少姜卒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晉韓起如

齊逆女此繼室乃娶於夫人卒之後者也金史后妃傳云勝爲繼室各以其敘無三勝則娣姪繼室亦各以其敘所云以敘應亦臆度之詞若後世所謂繼室皆是妻死而更娶未有兩在而一爲繼者也且嫡庶初不以前後論昔晉文公出亡狄人以麇咎如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其後歸國文公以女妻趙衰是曰趙姬趙姬請逆叔隗叔隗來趙姬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文公之女豈

不貴乎貴女爲妾此見於傳者也且文公已妻季隗
矣及其至秦穆公以宗女五人妻之公既歸迎夫人
於秦不以季隗爲夫人也後娶爲妻此見於史記者
也至於晉書禮志所載二妻者王昌劉仲武吳國朱
某鄭子羣皆處亂世昌子羣皆以與前妻隔絕仲武
以出其妻別舍朱以入晉晉賜之妻當時廷臣多以
後妻爲妾爲繼室亦有謂兩妻所生之子宜互相爲
服者又延康中陳詵妻李遭賊請活姑命爲賊略去

詵更娶盧氏

一作嚴氏

後得李洎息迎還李亡詵擬制服

司馬王愆期議曰詵有老母不可以莫之養妻無歸期納妾可也李雖沒賊尙有生冀詵尋求之理不盡而便娶妻誠詵之短也詵不應娶妻要以盧氏爲繼室庾亮從其議而況此之因病未娶更非若詵妻之會爲賊略可比哉其他史冊所載晉程諒之立二嫡賈充之左右夫人五代晉高祖於安重榮兩妻並加封爵陸定國娶河東柳氏又納范陽盧氏以其俱爲

舊族嫡庶不分又如温嶠之後妻王氏何氏俱贈夫人而不及前妻李氏凡皆私意曲情不足道也

庶出之子謂其母曰所生母繼妻所生子謂其母曰生母見會典驗封司封贈篇注今庶出之子皆謂其母曰生母故繼妻所生子不欲謂其母曰生母矣

涇縣包世臣慎伯著有藝舟雙楫其論書一則云自唐迄明書有門戶者廿人爰爲續評永興如白鶴翔雲人仰丹頂河南如孔雀皈依佛花散金屏王知敬如

振鷺集而有容柳誠懸如闕睢摯而有別薛少保如
雛鵠具千里之志鍾紹京如新鶯矜百疇之聲率更
如虎餓而愈健北海如熊肥而更捷平原如耕牛穩
實而利民用會稽如戰馬雄肆而解人意景度如傲
羸強疆布武緊密范的如明駝舒步舉止軒昂玉局
如丙吉問牛能持大體端明如子陽據蜀徒飾鑾輿
山谷如梁武寫經心儀利益海岳如張湯執法比用
重輕子昂如挾瑟燕姬矜寵善狎伯幾如負暄野老

嘈雜不辭京兆如戎人呀布不知麻性宗伯如龍女
參禪欲證男果

青浦王述庵司寇

永

致仕後居三泖漁莊海內名流

從游極盛陶鳧香宗伯少時亦及其門司寇謂之曰
名士可爲而不可爲諸君雖負時名皆非華國之器
人須青雲自致卽一官一邑亦足自展所長若終身
登玉粲之樓彈馮煖之鋏途窮日暮恐遭路鬼椰榆
吾子藻采飛揚兼饒溫厚和平之致當不以名士終

也宗伯嘗舉以告人云又言當日偕彭甘亭

北燕史

赤厓

錢同人

伺

郭頻迦

磨

諸人在司寇處分纂

金石萃編湖海詩文傳等書頻迦年少輕狂目空一世嘗戲余曰我輩是貨卿乃肆中人耳非貨也余應之曰君等貨則貨耳非遇肆中人能售此貨耶余願作肆中人不願作貨亦自知不配作貨也相與一笑而罷嗟乎文福兼修者幾人哉士可知所自勉矣
儒有朱陸之異派禪有南北之分宗畫亦有之李思

訓父子爲北宗米元章吳小仙等繼之王右丞吳道
子爲南宗趙承旨董香光等繼之非特此也詞亦有
南北之分蘇長公之銅琶鐵板是北宗也辛幼安諸
人暢其緒柳屯田之曉風殘月是南宗也黃山谷諸
人嗣其音南宗支派繁衍至今奉爲詞學正宗至崑
曲素有南北之殊較量音節於列刊之間此樂工之
能事亦才人之餘技也

國朝弈藝遠軼前代康熙時海甯范西屏世勳著有

桃花泉弈譜近時善弈者推江都周小松鼎同治壬申刻有餐菊軒棋評自序云庭梧鬥風籬菊逞豔觀鷺鳥之奮擊聽候蟲之爭鳴歲云秋矣其爲氣也可悲其爲物也可喜古之人有以秋名者意其深得於秋之旨乎吾嘗讀史矣方其戰河山於一枰決利鈍於俄頃或僥得復失或轉敗爲勝失有由於數奇勝有出於天幸而深識之士輒能表其操算之贏指其致衄之釁何昭昭然若黑白分也豈非局外之見易

明事後之論乃定乎行篋中藏有棋譜三十局皆並
時對壘之作固工力相當亦瑕瑜不掩嘗以此意取
而評之矣天高日晶重事商榷假樂此不疲之癖謝
無所用心之譏爰災梨棗以公同嗜者賞析焉雖然
古人不可見矣往日勝遊亦成陳迹同時健者皆爲
異物牙琴誰彈郢斤奚斲甚矣秋之可悲也

又跋云潘星譽任渭南金秋林申梅溪四君余未及
見同時對手武進董君六泉

文毅

齒最長海甯陳君

子仙 毓性

年最少知名亦最早均先後下世獨弦哀

張撫局隕涕云云此外對局者楚桐隱黃曉江李湛
源周星垣施省三沈介之李崑瑜賴秀山程德堂釋
秋航又十人

爾雅檟苦茶郭注云樹小似梔子冬生葉可作羹飲
今呼早采者爲茶晚取者爲茗一名薺按此卽今之
茶樹古茶茗字與茶薺字同讀至漢縣茶陵有宅加
切之音唐陸羽著茶經始減一畫作茶

陽羨茶總名。唐時入貢。產於銅官。離墨諸山。陽羨復有茗壺。始於明時。鼎山蜀山爲叢萃之所。初用紫坭素質。後用五色彩油。相傳昔有異僧繞白碭青龍黃龍諸山。指示土人曰。賣富貴上人異之。鑿山得五色土。因爲壺。金沙寺僧創爲規製。時有供春者。竊仿之。極古秀。世稱供春壺是也。其後時大彬曲盡其妙。徐友泉學之。變化其式。仿古尊罍諸器。配合土色。所宜爲集大成焉。然晚年恆自歎曰。吾之精終不及。

時之粗也吾鄉周高起有陽羨茗壺系記之最詳
國朝錢塘陳曼生至荆谿亦出新意爲之至今曼生
壺尤名於時

曼生自鑄紗帽籠頭自煎喫小印其跋云茶飲之風
盛於唐而玉川子之嗜茶又在鴻漸之前其新茶詩
有云閉門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喫後之人味
其詞意猶可想見其七盃喫餘兩腋風生之趣余性
嗜茶雖無七盃之量而朝夕所啜惟茶爲多自來荆

谿愛陽羨之泥宜於飲器復創意造形范爲茶具當
午睡初回北窗偶坐汲泉支鼎取新茗烹之便覺舌
本香清心田味沁自謂此樂不減陶公之羲皇上人
也顧唐宋以來之茶尙碾尙擣或製爲團或造爲餅
殊失茶之真味自明初取茶芽之精者採而飲之遂
開千古茶飲之宗使盧公生此時其稱賞又當如何
也余刻盧公詩句于石而并爲跋亦以增藝林一韻
事云

廣州何崑玉家有小石色微黃高六寸許重祇數兩
索價五百金以紫檀櫝藏之櫝面刻銘並載此爲宋
坑靈璧石具皴瘦透之妙縱橫顛倒玩之凡具八景
何氏得自揚州以爲本馬秋玉家物初得之以小瓊
壠名其館者卽此石云余按馬秋玉名曰瑄弟半查
名曰璐業饒揚州博學工詩乾隆丙辰均舉鴻詞科
家在東關構書屋爲藏書讌集之地有看山樓諸勝
始得太湖石甚佳建山館置之而以小瓊壠名適鄰

家不便其立半查乃語兄止之及山館歸汪雪疆本
石始立焉半查南齋集所詠愛此一卷石置之在庭
角如見天地初遊心到廬霍是也此石旣得於太湖
則非產自靈璧鄰家不便其立則石之巨可知此靈
璧之小者固與迥異然一握空靈具有眾妙粵中英
德石殆無其匹何必附會名流始增聲價哉

粵東西江多箬艇蓋縛竹木爲之上蓋堂室官府謂
之厰爲榷稅緝私之所土人或以設肆售物蛋戶花

艇纏繞左右每於春水生時則易新纜繫之余赴桂林卽事詩云征榷多官篔洲渚闢堂宇卽指此按後漢岑彭傳乘枋篔下江關註枋篔大桴也以竹木爲之浮於水上亦作簿簿俗作簾非

陸放翁入蜀記云大江遇一木棧廣十餘丈長五十餘丈上有三四十家妻子雞犬白碓皆具中爲阡陌相往來亦有神祠舟人云此尙其小者耳大者於棧上鋪土作蔬圃或作酒肆此較之兩粵篔艇尤巨然

余往來長江者屢矣未見有此大楸也

宋桐鄉朱新仲猗覺寮雜記云船門曰馬門蓋闖字之分也引首而觀曰闖

吾鄉於歲杪或新置竈時必炒字羅蓋以糯穀炒至爆開如梅花粵東謂之炒爆穀舊有詩云春入吳門十萬家家爆穀卜年華就鍋排下黃金粟轉手翻成白玉花紅粉佳人占喜事白頭老叟問生涯曉來粧飾諸兒女數片梅花插髻斜

仙桃草吾鄉四五月時蔓生麥田中葉綠莖紅實大如椒形如桃中有小蟲宜在小暑節十五日內取之先期則無蟲後時則蟲飛出趁未坼採之烘乾研末藏以待用一切跌打損傷服一二錢立愈吾家每採鮮者以陳酒浸於瓦瓶凡患勞傷者服之或云其莖葉煎水浴之亦妙余見近人小說中云此方傳自宜興有某甲者曉行見一少年似匪徒卧於道旁被傷垂斃向某乞清水一杯某憐而與之少年於身畔出

藥末一包和水飲訖少頃骨節窸窣有聲卽起立問
甲里居而去閱數日少年袖白金造門致謝因問前
日所服係何妙藥少年初不吐實甲却金曰我非市
恩者但欲得此方以普濟人耳豈有他哉少年乃告
以仙桃草方傳世尙不及百年云

海鹽黃韻珊大令變清初名憲清有拙宜園集圮上
懷張子房七古最佳詩云荆卿七首漸離筑博浪沙
椎更神速匹夫鹵莽犯天子來如鷹雕去鴻鵠黃石

老人笑俛首勇則有餘智不足人生養氣先讀書一
編乃出秦火餘折其鋒銳始可用役使豪傑如傭奴
圯上恂恂效奔走昔日麤豪忽烏有能發能忍真丈
夫將相神仙此樞紐一椎不能斃祖龍一履蹴碎咸
陽宮少年舉事天地動晚歲辟穀烟雲空赤松去後
仙蹤杳日暮平橋但芳草世外應多未見書人間孺
子虛心少

嘉興孫閔青大令需次湖南工詩善畫豪於飲余曩

在長沙曾見之有自題畫扇詩云西湖盡處是西溪
溪外斜陽溪上隄溪面綠荷香十里儂家還在板橋

西

長白高且園侍郎其佩工繪事以指頭爲之別開生
面爲前人所未有番禺羅雪谷名清亦以指頭作畫
山水花卉巨幅尤勝嘗爲余作二幀并贈詩二首余
亦作五律酬之有羅胸富邱壑彈指變雲烟之句雪
谷徧游海外各國不願成室乞畫者飲以酒隨手卽

成亦奇士也

杜牧阿房宮賦云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調
本陸倕長城賦云干城絕長城別秦民竭秦君滅此
杜襲其調而益工者也宋時劉幾論云天地軋萬物
茁聖人發此則襲其調而爲怪險宜其遭勒帛矣

沈歸愚明詩別裁選劉永錫行路難一首云雲漫漫
兮白日寒天荆地棘行路難評云此數字抵人千百
袁子才譏之云上句直襲荆軻傳之唾餘下句行路

難三字卽題也永錫苦湊得天荆地棘四字耳吳青
城說杜評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句云饒歌萬曲
皆遜其雄渾悲壯而馬鳴句只倒轉毛詩成語腰增
一風字便另是一樣氣色卽大旗句亦竊悠悠旆旌
意增落日字耳可悟古人偷意偷句之法

靜志居詩話云明朱野航學博存理設帳於荻扁王

氏一日與主人晚酌罷主人歸寢已而月上野航得
句云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喜劇發狂

大叫扣扉呼主人起誦此二語主人亦大爲擊節取
酒更酌明日張具召客集吳中善詩者賞之流連數
日其風流致足樂也

余按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此言及時
行樂之意說者必欲以爲用冬月望日夜子時月中
立竿無影之典方爲月當頭甚覺穿鑿猶之東坡雪
詩凍合玉樓膚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必欲以玉樓
爲臂銀海爲眼謂之巧合則可然轉落小家矣

衡陽回雁峯傳爲雁至此而北唐人詩所云陽月南
飛雁傳聞至此回又楊升庵夫人詩所云雁飛曾不
過衡陽錦字何由寄永昌是也然五嶺以南雁亦甚
多衡峯乃附會之說蓋回雁亦言山之形勢耳

後赤壁賦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卽鱖
魚也山海經云鱖巨口細鱗有斑彩玉篇鱖大口細
鱗斑彩有姑衛切居月切去入二音北人每呼爲花
鱖南人或呼爲鯪花鯪字字書所無

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
唐人句也近見青藤道人題畫詩云雪後寒梅晾蕊
齊宣州鑪子正新泥閉門無事修茶課滿浸寒泉一
肚皮又別有消寒風致

杜雲川太史在都時某尙書家一青衣甚豔集諸名
士賦詩約首選者相贈太史賦簾波詩有銀蒜瓊鈎
之句尙書大賞竟如約或贈太史詩曰銀蒜瓊鈎句
欲飛詩成親擁麗人歸紫雲見惠徒虛語笑殺君家

舊紫薇

陳迦陵嘗狎一童名雲郎其後畫迦陵填詞圖卷諸名士題詠甚夥末有裘文達公題云卷中詩伯首漁洋諸子飛騰各擅場一事難忘惆悵處不將餘瀆貌雲郎周昉叔都轉題湖海樓詞後念奴嬌下闕云知否二百年來替人屬我來與公爭席自寫江南腸斷句恨少紫雲擲笛亦指雲郎也

張海門太史代友輓玉尙書麟云短後記裁衣憐雪

告冰天萬里追隨班定遠長安仍索米賸鳶肩火色
九衢慟哭馬賓王又有戲挽梅鶴堂某郎聯云天太
無情纔到了草長鶯飛難留春住人原不死試招向
梅邊鶴外定有魂來皆爲時人傳誦

某鉅公有愛妾名春燕歿於立夏前一日輓以聯云
未免有情此日竟同春去了似曾相識何時重見燕
歸來

都門有集句嵌字楹聯贈歌伶蓮香者云上有並蒂

蓮下有同心藕歡作沈水香儂作博山鑪極古豔亦
極自然又有贈如意聯云都道我不如歸去試問卿
于意云何亦妙

薛慰農觀察藤香館小品頗多此格贈愛卿云爲愛
餘春培芍藥認卿小影是桃根集句贈阿男云生小
未嘗離阿母願天速變作男兒贈巧雲云燕子鶯兒
都讓巧蕙香蘭氣聚成雲集句贈綠卿云綠淨不可
唾卿言亦復佳

秦淮楊氏有停艇聽笛水閣慰農觀察題聯云六朝
金粉十里笙歌裙屐昔年游最難忘北海豪情西園
雅集九曲晴波三生夢影樓臺依舊好且消受東山
絲竹南部烟花

近人雅集分舉不類兩物撰詩一聯名九宮格又名
無情搭又名詩鐘吾鄉謂之丫角對前二筆已載數
聯閩俗又拈二字不類者懸之俾撰成七字二句謂
之解詩如張三李四云四壁圖書三尺劍半肩行李

一張琴是也茲有閩友錄示數聯白衣二字云白舫
青樽搖月去衣香扇影踏歌來三小二字云十三揚
郡初開寇雨小長于憶弄梅八長二字云世無八代
扶衰手我有長歌當哭情或以三字爲聯者如天地
人云雞蹤踏地斜書个鯉尾朝天倒寫人或以五字
爲聯者如十二月十二云十里樓臺十里月二陵風
雨二陵秋或以六字爲聯者如雞魚肉鑼鼓板云雞
市鑼喧分社肉板橋鼓響賣鱸魚尤妙者有濫衿闥

入賭館意圖詐索囊家以賭具天地人和一二三四
共八字爲題令其聯詩渠卽對云一叢人影三弓地
四面和風二月天妙切其時其地眾遂厚贈之

徐懋園尙書雅集東山編脩顧偉權在座尙書限溪
西雞齊啼韻中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
兩丈尺半雙等十八字成七律詩座客擱筆編修歸
語其妻吳位貞卽夕成一首藝林傳誦詩云百尺樓
頭花一溪七香車斷五陵西六橋遙望三湘水八載

空驚半夜雞風急九秋雙燕去雲開四面萬山齊子
規不解愁千丈十二時中兩兩啼位貞名學素婁江
人有蔭綠閣草

于清端公成龍由縣令起家爲清官第一督兩江時
所屬通州知州爲漢軍蔭生與同姓名公一見稱賞
謂其才可大用特薦之已而上南巡至江甯其人
已升守是郡上因諭之曰爾務法總督于成龍其
人亦仕至河道總督卒謚襄勤古多同姓名者或生

動涉叫囂二者交病不可不知

古樂府云羞澀佯率伴隨園以爲寫盡女兒情態東
鷗草堂詞洞仙歌云呵鈿縮翠坐棗花簾底花鈿斜
簪小鴉髻想妝成力怯換了鸞衫停半晌纔見盈盈
扶起 問名佯不說淺笑低聲暗裏牽衣教娘替眾
畔坐隨肩道是知情却偏又恁憨憨地也忒煞難猜
箇人心笑事事朦朧者般年紀此調共十首幾於繪
影繪聲錄此以見一斑

顧子山觀察文彬好填詞嘗集淵明歸去來辭成沁園春詞十闕傳者錄示二闕并小序云昔坡公喜淵明歸去來辭因集字爲詩十首壬子冬夜讀陶辭有感亦集字成此調一篇非敢效顰聊以言志云爾其一云歸去來兮矯矯遺世我感前人覺迷途未遠征夫問路晨光旣引稚子迎門出岫雲還荒園日涉入室攜壺息酒樽時流憇有琴書可悅松菊猶存倦游已息車奔復情話常期戚與親向東皋舒嘯臨流

以賦西疇有事植杖而耘知命樂天委心乘化生趣
盈懷萬物春其人往雖爲之詩僕吾亦欣欣其三云
歸去來兮鄉園親戚惆悵期余自南雲盼遠天盤飛
鳥東風吹恨路引春燕心貴相知交疑欲絕寄候書
常幾載無舟人告言征人歸矣盍往觀乎 入門欲
問今吾問可是知非倦怠車旣撫琴憇室菊猶我傲
引泉流徑松命僮扶游子情懷帝鄉景物良話西窗
趣不孤觴酒設請自今爲始盡日攜壺

天津旅店舊傳有高芝仙校書題壁詞調寄過秦樓
云月舊愁新宵長夢短今夜如何能睡燈疑淚暈酒
似心酸一樣斷腸滋味獨自背這窗兒數盡寒更嬾
尋鴛被更空槽馬嚼荒郵人語嘈嘈盈耳空歎息
落絮沾泥飛花墮瀾往事不堪提起美人紅拂俠客
黃衫不信當時若此試問茫茫大千可有當年崑崙
奇士提青萍三尺訪我枇杷花裏後跋云妾良家女
爲匪人所誘誤墮風塵荏苒三年朝夕惟以眼淚洗

面紛紅入海中古押衙向何處求也北平高氏第三
女芝仙留題